

北京之北

本报记者 齐欣



答案

简单明了许多：文明方式间的反复融合，才需要巨量的防御与巨量的保障。于是，只有来到北京之北，才能清晰地感受到：长城和大运河，为何会在那里相邻？为啥它们要修那么长？哪怕是翻山越岭，哪怕是万水千山。

当时机来临——强大的政治心愿、可行的科技手段相吻合，伟大的人类成就就会喷薄而出——这样，长城出现了，大运河出现了，北京延续800年的繁荣出现了。

每天，我都要跨越这条大河。清晨的桥上，阳光总是追着洒在我的右肩头；天气美好的傍晚，延绵的河面上更是铺满了厚厚的CBD楼群五彩的灯光。渐渐地，我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对大运河的敬仰：它使得边疆不再是边疆，它使得中心持续是中心。

时至今日，北京仍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，是无数年轻人迁徙、拼搏的梦想中心，是普通话的中心，无可奈何地还成为了嘈杂和雾霾的核心地带。但也只有在这里，能够体会“统一的、多民族、多文化融合”是如此地真实，触手可及。

理解大运河，最棒的方法有三种：鸟瞰、线性地行走、回到起点——白浮泉、白浮堰，当然一定包含京密引水渠，提供了真实而连续至今、仍然不断新生的文化遗产价值和证物。



北京地铁里大运河的广告灯箱

于是，每每来到北京之北，遗憾之中，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宿命：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，还是被人多地、技术性地低估了……

四、停不下来的这一切

转眼又到了6月。风调雨顺，车水马龙。文化遗产迎来了每年一度的节日季；中国大运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“生日”；在城区内开车的人们，也从北京电台的广播中，意外地听到了几十公里外一个河边小镇的召唤：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市集，盼望游客去看那里的“千年运河”。慢慢地，大运河的名气，终于从城市漫入到了乡村。

说来也巧，我听到这条广告的时刻，正在河边停下来问路歇脚。被拦下的那个路人冷不丁地接着反问了一句：“这儿，算么？”

我哈哈大笑：“当然！”他平摊手掌，移近我的鼻梁：“谁说的？”话不多，但很到位。是提问的高手。这就是此时此刻大运河两岸广泛存在的现状：在拿到难得的名份之后，反而留下了海量的全线保护确认难题，留下了巨大的价值认同真空。

与此同时，大运河以“水”为核心的改变，每天还在发生。在深度依存大运河的北京，居住人口涨至2151.8万人，已经非常接近澳大利亚的2400万；世界上超出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国家，不会超过60个。在中国目前最发达的城市群中，大运河至少深度参与了其中的两个。它是中国东部地区的第六江河——如果以经济活力计算，很快就会冲刺前三。那么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，它会变成一头脱缰的怪兽吗？与其担心，不如转变：包容并承认变化。

没有了人类的需求，大运河并不存在；失去了人类的认知，大运河文化遗产



丰润考察 大学生在通惠河庆

也难有未来。北京之北的白浮泉段，则是提供一个鲜活的景观式的例证：在同一目的下，具备连续的、进化的功能；同时对周边利益相关者持续产生影响——它的活力，远远不止于“人类工业革命到来之前”。

中国大运河今后的使命，不在于断古，而在于纳新。其实，中国人在启动大运河申遗之初，就非常清楚：大运河可能是任何一种遗产类型都难以言尽的、多种遗产价值的综合体。一个全新的、领先的、奉献的智慧体系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。静下心来，大家开始觉得，大运河反而提供了一个勇气的平台。它以难题和急迫，鼓励我们将其蕴含的东方文明智慧，更多、更准确地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共识中。世界级的价值，应该生成世界级的思想。这个时代，最珍贵的也是勇气。

……截止到现在，还没有一个人、一个学科、一个遗产类别，能够将中国大运河庞大交织的价值体系阐述得明白完整。但是脚步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辨。

如同夏日来临时，逆河北上渐近的电雷声。
(图片由许家浩 杭舟 邵景雨摄)

1262年，31岁的郭守敬离开了熟悉的家乡平原，登高北上；应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召唤前往多伦。此时，郭守敬已经在天文历法领域小有名气；在黄河流域，进行过长时间的水利实践。于是，在这两个被历史铭记的人物间，有了著名的“多伦六议”。

郭守敬的6条建议，几乎都是大手笔为大北京地区进行引水的。字字珠玑，龙颜大悦。

第一条就是“中都旧漕河，东至通州，引玉泉水以通舟”（《元史·卷一百六十四·列传第五十一·郭守敬传》）。

只需要简单的场景设定，就能明白，这些建议是基于怎样的询问。此时此刻的忽必烈，既为大汗，雄心勃勃；正在经历蒙古帝国南下、一统中原的汉化过程。亚洲东部的政治地图正在重绘、文明进程开始提速。北京即将建为都城（元大都），北京即将持续近800年成为中心。

又过了漫长的31年，那个引水构想终于完整地得以实现。中间反反复复，历尽曲折，横拦在山东丘陵上的会通河都已先行打通。在多次失败后，忽必烈同意了郭守敬的最新建议：“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，西折南转，过双塔、榆河、一亩、玉泉诸水，至西水门入都城，南汇为积水潭，东南出文明门，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，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。塞清水口一十二处，共长三百一十步。坝闸一十处，共二十座，节水以通漕运，诚为便益。”（《元史·志第十六·河渠一》）

“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”，合约82公里。这是一项史实完整、不应割裂的水利工程。2013年开始，文化遗产传播志愿者和骑行爱好者一起，以现有可识地标，分段规划了白浮泉至通州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体验线路。长度比“82”略短，只有极少的城内路段，成为了无用、估算的遗迹。由郭守敬时期起，南方来的漕船，



京密引水渠白浮泉段

才真正地实现了一路向北抵达真正的终点积水潭。北京之北的白浮泉，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。

这条人工河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、在今天又让人啧啧赞叹之处，是从白浮泉至瓮山泊线路的逆向选择：它没有按照常理省力直走，而是精密地沿55-48米等高点呈梯状引流。

以此推算，等高引水技术的使用，必然是掌握了“海拔”的要领。郭守敬在黄河流域进行勘探时，对“高程”的理念有过实践和总结。如果能证明这些事实，那是一次真正的改变。

今天，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。直直地不要偏一直抵达山脚，你就会遇到京密引水渠——几经几度之后，直至上世纪60年代，京密引水渠的半数里程，沿用并覆盖了元代白浮泉引水工程的遗存线路。1964年秋，北京市的一个科考队，就曾勘测出当年的河道走向，计算出故河道约宽9米。

在北京之北，始于郭守敬的引水智慧，从未泯灭。

这是一个值得字斟句酌去体会的地方：京密引水渠从白浮泉身边流过，以平静显示活力。这里算得上大运河沿线水质最清澈、空气又最清新的地段了。由于有20米左右的落差，东南方的京城反而只能远眺到一群群叠加的屋顶。你转身面向北方；远山如黛，曾白雪皑皑，或五彩斑斓。此时，你要高高地抬起手臂，从右到左缓缓划过去，有多远就指向多远——万里长城若隐若现地起伏在山峦间。这是世界上两大线性文化遗产距离最近的地方！

这并非偶然的相遇。

如果，再算上引水工程下游的瓮山泊（颐和园）、比长城更近更相邻的明十三陵，已经列入申遗预备名单的“中轴线”，以白浮泉为中心的“北京之北”，是独特而资源富有的“文化遗产价值呈现地带”。

2014年6月22日，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“遗产名录”。在断断续续、互不相连的1011公里、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内，著名的白浮泉引水工程，被排除在外，尚未名列其中……

三、并非偶然的相遇

这真的并非偶然的相遇。

了解这一切，需要站得更高、更远一些。到了2015年5月中旬，“北京之北”文化遗产体验线路也开始进入前期田野调查。一个典型的夏初清晨来临时，我驱车爬升；掠过白浮泉和京密引水渠，掠过居庸关群山，掠过又一个又一个还被白雪山顶环绕的山间盆地，进入桑干河谷。郁郁葱葱的延绵绿色，很快就演变为不间断的褐色沟壑、黄土构筑的聚落、大朵大朵的白云。当你

伫足聆听，滚过的风声仿佛就通透地在头顶盘旋。我在著名又破败的开阳古堡站定，俯瞰河谷中的古渡和驿道。它在夕阳下看起来越发带有西域“楼兰”般的荒凉。阴山就在背面，高原近在咫尺。周边散布着阐释人类200万年发展历程的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。从战国开始，这里就置于史书不间断的追踪记录之下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过渡地带。

这次经历，让我吃了一惊。念念不忘的，是这种由于地理特征生成的交融，竟然需要如此辽阔的地带进行过渡或日相安。这超越了许多以稠密、农耕、城市为生活背景的当代人的想象。

据了解，近几年两岸电影合拍片以平均每年7到8部，甚至10部以上的数量产出。福建因为与台湾一水之隔，文化的相通使得闽台合作的前景更被看好，福建在两岸电影合作方面也理所当然地需要成为先行区。
(黄伟)

夕阳下回望，

一、大河的最北端

来自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越过最后的山地，一下子舒缓、温暖起来；带着春叶的芬芳，甚至间或夹杂有令人沮丧的雾霾气息——华北平原从这里开始，一望无际地向东南延展。

这是2015年的3月：中国农历春分时节，欧亚大陆的东部、季风型大陆气候与高原气候的交融地带，北京之北。

逐日的温暖和绿意，开始引来骑行的人群，一直持续到深秋；冬季大风驱散雾霾后天穹变得通透无比；夏日的夕阳将群山和光影下的婆娑倒映在水面；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季，丰收的果实和红叶是对阳光滋润最好的回报。河渠横亘，向西流淌，日夜不息。

北京人对这片世界上独特、对比鲜明的四季，心中极尽崇拜；以至于由皇帝选出的“燕京八景”中，许多都是向西、向北眺望。

但是，从象征春天的暖风到达算起，一直要冷暖纠结将近20余个日夜，由“惊蛰”跨越“春分”到达“谷雨”，当杨树的花穗在细雨浸润的树林中噼啪作响的时候，春天或者说希望，才真的到来。

春天带来了珍贵的降水。

雨水涌成山泉，溪水相汇，顺着缓缓的山麓坡地伸向远方。在那里——40公里外的平原地带——人的聚落出现了。

这已经是至少8000年前的旧事了。

在整个亚洲东部发展历程中，北京所在的区域，拥有的自然资源并不丰饶；或者说，天然供给的泉水并不能完美支持不断扩大的城郭。除非，有后天的支撑。

于是，人，开始动用了独特的能量：智慧。

二、独特的价值呈献地带

许多终极智慧的呈现，常常难寻起点——恰如我们向着天空发问：是谁发明了“北方”？

同理，梯子的使用，也是伴随人类生活而适应、进化的历史现象。但当人类将视野放大，比如说，需要在将水一级级地由低向高、再由高抵低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能知道：一定是某个具体的天时地利的时刻，一定是某几个具体人，最先完成了关键的一步。

相关链接

白浮泉：

位于北纬40.2°，东经116.2°。现在白浮泉遗址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京密引水渠从南侧流过。侯仁之《白浮泉遗址整修记》记载——“昌平城东南部有龙泉山，或曰龙山。山麓有裂隙泉，昔日出水甚旺，即《元史》河渠志之白浮泉，亦称神山泉。昌平沿山一带多有流泉，其为利之溥与历史上之北京息息相关者，首推白浮泉。”“白浮泉水引入京，始于元初。时新建大都城，急需引水以济漕运，遂有通惠河之开凿，其最上源即在白浮泉。郭守敬经始其事，开渠引水，顺自然地势，西折南转，绕过沙、清二河之河谷低地，经今昆明湖之前身瓮山泊，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。于是南来漕船可以直泊城中。今日新开京密引水渠，自白浮泉而下直至昆明湖，仍循元时故道，仅小有调整，足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确。”

郭守敬（1231-1316）：

杰出的天文、历法、水利科学家。1276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，命令制定新历法。郭守敬主要负责制历和观测。1280年前后，新历制作完成，忽必烈命名为《授时历》。郭守敬推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.2425日，同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格雷果里历的值是一致的，而后的颁行在1582年，晚于郭守敬300年。元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郭守敬向元世祖忽必烈陈述水利十一条，提出引白浮泉水至大都的运河工程，使漕运的船只直接驶入积水潭。历史没有忘记郭守敬。月球背面，有“郭守敬环形山”；太空中，有以郭守敬名字命名的“郭守敬小行星”。体验大运河使得北京繁荣至今的骑行线路，也被称作“郭守敬小道”。

第七届海峡影视季开幕——

自贸区为两岸影视带来更多机会

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台湾有关影视机构共同主办的2015第七届海峡影视季近日在厦门开幕。海峡影视季作为海峡论坛的组成部分，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地举办了6届，今年是第7届。

在备受瞩目的颁奖典礼上，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，在海峡影视季上获得了“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奖”，而深受大陆观众喜欢的电视剧《卫子夫》成为“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”奖；《痞子英雄2》获“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影片”奖；《真爱遇到他》获“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视剧”奖。

颁奖典礼外，今年的海峡影视季新设了两岸影视项目签约仪式，包括海峡两岸棚内剧集成化生产（漳州）基地项目、两岸最大规模电影合拍项目《传奇帝国首部曲之莲花王子哪吒》、海峡电视台与台湾东森电视公司等机构联合制播节目等总共11个两岸影视合作项目进行现场签约，投资总额约5.3亿元。

言，对“福建自贸区建设与台湾电影发展”这个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。福建自贸区政策落实后将给两岸电影合作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？台北市影片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陈俊荣说：“在福建有这么好的一个自贸区，距离台湾又这么近，又是同样的语言，所以我们在自贸区里设置电影公司，同时成立后置中心，我们还期待在自贸区里能够让数字化的使用更为深入，并且设立艺术人才培养中心。”

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、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表示，福建自贸区应该给两岸的青年电影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：“福建先行先走，尤其有自贸区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！台湾民众有七八成都是从福建移民的，有这样的文化优势，我希望台湾电影能够在这里生根。同时我也希望帮助年轻导演找到出路，他们导演的电影可能要在全国上映是有困难的，那么把福建当成腹地，市场大一倍。”

据了解，近几年两岸电影合拍片以平均每年7到8部，甚至10部以上的数量产出。福建因为与台湾一水之隔，文化的相通使得闽台合作的前景更被看好，福建在两岸电影合作方面也理所当然地需要成为先行区。
(黄伟)